

卓尼楊土司傳略

楊士宏



四川民



责任编辑：周介生
封面设计：蒋光年
技术设计：李明德
封面题字：邱世让

卓尼杨士宏传略
杨士宏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375 插页3 字数131千

1990年4月第一版 1990年4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定价：2.15元

ISBN7—5409—0356—2/K·50



洮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



八岁任洮岷路保安司令的杨复兴

前 言

藏学研究是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藏族地方史的研究，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卓尼杨土司传略》就是我所青年研究人员杨士宏同志所承担的科研任务之一。杨士宏同志在大量藏汉史料的基础上，以“崇实”为原则，较系统地、全面地对甘南的土司制度进行整理研究，可以说是本书的特点之一。

《卓尼杨土司传略》的第二个特点是：在叙述卓尼历代杨土司传的同时，着重叙述了自公元1508年（明武宗正德三年）明朝皇帝赐卓尼第五代土司旺秀杨洪以后，历代土司与中央政权的亲密关系，使我们看到民族团结的史实。特别是第十九代土司罗桑丹增南杰道吉（即杨积庆）不接受国民党的指令，打开粮仓迎接和接济北上已到最艰险阶段，缺粮少草的红军，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这些鲜为人知的史料，将为撰写藏族现代史提供重要内容。

《卓尼杨土司传略》的第三个特点，书中所叙述的土司衙门的组织系统及其演变、“政教合一”制度下的卓尼禅定寺的组织与活动、“政教合一”制度下的几种土地制度等，都为研究藏族社会的发展、经济组织形式的变化提供了较翔实的资料，具有一定价值。

《卓尼杨土司传略》笔之成书，系目前藏学研究中他人

尚未涉及的一个问题,属于开创性质,难免出现不足和遗漏之处。希望广大藏学研究和民族工作者不吝指教,以便不断修改,臻臻完善。

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补 序

杨士宏同志最近编写了一部《卓尼杨土司传略》。士宏同志生于甘南卓尼藏族之家，兼通藏汉两种文字，对藏族历史颇有研究。他写的这部《卓尼杨土司传略》，还是他人未涉及的一个问题，属于开创性质。他收集的书面材料或口头材料，非常丰富，博采兼收，折衷至当，确为研究甘南的土司制度所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书。

这部书开头就探究了杨土司的世祖，作者断定杨家的祖先是来自松赞干布时代的噶禄东赞，他们是噶氏家族东迁到甘青一带的后裔。到十三世纪元朝时，才由名为些地、傲地的兄弟二人，为寻找适宜居住的地方，来到卓尼定居下来。卓尼地区的藏语与甘南的夏河、碌曲、玛曲有些不同。本书从语言方面，考证杨家是来自西藏，这种考定是符合事实、符合科学的论断。噶氏家族的些地与傲地成为卓尼土司的奠基人，脉络明晰可靠。自噶氏家族第一代土司些地定居于甘南卓尼以后，历代土司都能审时度势，顺应时代的发展，立于不败之地。由元而明、由明而清，由清而民国，由民国而至解放，历时六百余年。这样长时期的土司统治，其业绩可以说是很可观的。公元1508年，明武宗正德三年，第五代土司旺秀被明朝皇帝赐姓为杨，旺秀之名更为洪，即是杨洪。从杨洪起，历代土司皆有汉名，体现了藏汉两民族的亲密关系。卓尼土司信仰宗教，建修禅定寺，成为拉卜楞前，安木多区最大的寺院。就其刻甘珠尔与丹珠尔大藏经而言，是在

塔尔寺之上，即后来的拉卜楞寺，也无此创举，在全藏区，上可追踪那尔塘寺，下可媲美德格土司的刻经事业。藏地宗教代表着文化教育的高峰，卓尼土司做到了这一点，是值得称赞，是非同小可的伟业，应受到文化界、教育界的赞誉。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更能识时务，知大体，明辨是非，后因鲁大昌的挑动内部变乱而遇难。论其底因，还是主要由于开仓救济红军，放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我们知道在当时，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缺粮少草，北上已到最艰险的阶段。卓尼土司没有执行国民党军队的指令，不但不阻击红军，而且开仓救济红军，使红军有力量突破天险腊子口，为红军完成战略转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到杨积庆后，改土归流既成事实，其子杨复兴不过挂名为洮岷保安司令，而无土司的名份了。本书一直写到杨复兴起义，投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止，结束了卓尼土司的踞地统治。

此外，本书对土司衙门的组织系统及其演变，政教合一制度下禅定寺的组织 and 活动，以及几种土地制度的遗存等也作了较系统的反映，确是研究卓尼土司制度的绝好资料。是值得参考的一部有价值的书。

王沂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目 录

一、土司的世祖	1
二、迁居卓尼的原因及时间考证	6
三、土司产生的社会条件	12
四、历代土司	16
一代土司些地	16
二代土司赞普	22
三代土司扎西	27
四代土司噶吉	28
五代土司旺秀（杨洪）	31
六代土司杨臻	34
七代土司杨葵明	37
八代土司杨国龙	39
九代土司杨朝梁（才旺东主）	41
十代土司杨威（罗桑东主）	51
十一代土司杨汝松（摩哨贡布）	55
十二代土司杨冲霄（嘉样闹布）	61
十三代土司杨 昭（索南钦佩）	66
十四代土司杨 声（丹松次仁）	67
十五代土司杨宗业（丹增仁钦青嘉）	72
十六代土司杨宗基（钦嘉久美道吉）	76
十七代土司杨 元（仁钦丹增青嘉陈勒道吉）	77
十八代土司杨作 霖（才旺索南道吉）	82

十九代土司杨积庆(罗桑丹增南杰道吉)	87
二十代土司杨复兴(班玛旺秀)	110
五、土司衙门的组织系统及其演变	133
六、政教合一制下的禅定寺	144
(一) 概述	144
(二) 堪布系统	146
(三) 法台系统	147
(四) 宗教节日和佛事活动	149
(五) 禅定寺各札仓的学制	151
七、禅定寺专职僧官纪略	154
(一) 仁钦龙布	154
(二) 阿旺赤勒加措	156
(三) 罗桑丹贝坚参	159
(四) 阿旺克尊加措	160
(五) 贡却丹曲加措	160
(六) 罗桑丹增赤勒加措	162
八、禅定寺历任法台	163
九、卓尼名僧考略	166
(一) 第二十九任噶丹赤哇波萨哇·曲聂札巴	166
(二) 第四十五任噶丹赤哇嘉木样粗臣达尔吉	167
(三) 第四十九任噶丹赤哇罗桑达尔吉	168
(四) 岔道尔赤哇阿旺粗臣和江白粗臣嘉措	169
(五) 恰盖寺经师罗智嘉措	177
(六) 智华夏知大师	179
十、政教合一制下几种土地制度的遗存	183

一、土司的世祖

卓尼，藏语原意为“两棵马尾松”。传说很早以前在卓尼禅定寺址有两棵苍劲挺拔的马尾松。大约在公元十三世纪上半期的一二四六年前后，西藏萨迦第四世祖师贡噶坚参的侄儿八思巴应元世祖忽必烈之请赴京，途经卓尼小憩。他对当地的风水景致赞叹不已，当即劝告寺院主持在此地大力发展佛教，并以“卓尼”为寺院的名字，卓尼由此而闻名于世。

但是，毕竟时隔太久，对“卓尼”一名的来历，一些好事者总是想刨根问底，弄个水落石出。有的说“卓”是“交相”的第一个字，是马尾松的简称；“尼”是“二”。也有人说“卓尼”是“松明”的意思，其根据是在现禅定寺址，曾有很多马尾松，当地藏语称作“依莽”（即：油多）。这种松木，劈开可用来夜间照明。汉语叫做“松明”，藏语叫“卓尼”（tcomje）。认为前说“二”（gnis），是藏语“火”（mje）的讹化。

还有一种解释：传说卓尼土司的祖先来自西藏的盼袋宗（今西藏达孜县境内）。东来时穆旺坚参说：“你们一直向东走，可遇到一条大河，那儿有很多的交相树（即马尾松）”。土司的先祖率领部下，到达现在的卓尼，果然遇见

了滚滚东流的洮河，并有很多马尾松。于是，抑制不住到达目的地的喜悦心情，轻松愉快地说“交相尼达”！在这里“尼”又解释为“寻到”或“找见”。

卓尼在整个藏区和内地都享有盛名。其原因不在卓尼一名本身有什么更深刻的含意。而是因为卓尼寺院是安多地区建立较早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具有悠久的历史。另外卓尼土司二十代的世袭统治，也给卓尼这一普通的名字增添了有骨有肉的人文色彩。

卓尼，在明朝以前为洮州厅所属。“洮州厅系禹贡雍州域。秦汉以来为诸戎之地，晋以后被鲜卑族吐谷浑人占据。到了后周武帝驱逐吐谷浑，而收复洮州，属洮阳郡，继而立为洮州。隋朝初，郡被废除。唐代称洮州或临洮郡，属陇右道，唐末陷于吐蕃。宋熙宁五年以后建制多有变革，后仍以临洮城为洮州，然部分土地仍为吐蕃占据。元符二年州又失于吐蕃。大观二年收复仍旧为洮州，建炎后又陷于金，金袭宋制，元袭金制，洮州州治未改，隶属理蕃院吐蕃诸宣慰司。明永乐十六年（一四一八年）至民国三十八（一九四九年）辖于卓尼土司千户所，属陕西都司洮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和甘肃省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延袭二十代，历时五百余年，经过了三个朝代的兴衰更替。而土司政权在改朝换代的时代变革中随历史潮流而动，在社会形态的大变革中不断地作着自我完善和移位运动，突出地表现出土司制度本身的社会伸缩性，适应性和应变能力。因而引起了很多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有的从历史的角度，有的从政治和宗教二者的关系方面研究土司的产生与发展。另一种似乎是从遗传学的角度，追踪土司的祖系。如拉卜楞寺大活佛二世嘉木样久美旺布在

他的著作卓尼版丹珠尔纲目《如意宝鬘》中有这样的撰述：相传第一代藏王聂尺赞普，没有儿子，天天向上天祷告，得一子，赞普非常高兴，因此给孩子取名为“噶”（*dgaf*—藏语高兴的意思）。噶生了四个儿子，长大后又分为四部。长子名叫“德日坚”（*Stag rus tçan*—虎纹部），他的后辈世代相传，一直到公元九世纪吐蕃王赤热巴巾（*ral ba tçan* 803—838）时，使大臣噶尔益西达吉前往安多下部的阿坝、松潘、若尔盖一带征收赋税，来到这里觉得这儿山青水秀，不思返归，故娶妻生子，落户为家，以牧为业。因噶尔益西达吉才华出众，加之是藏王的大臣，被当地的藏汉群众尊为首领。他娶了五房妻子，各生一子，他们的后代渐渐繁衍，遂在安多地区的上下作格出现了一些大的部落。

噶尔益西达吉的后代，名叫些地、傲地者。他们兄弟二人，觉得上作格（*mdzo dge stod*——四川若尔盖一带）虽然有较好的牧场，但由于受气候条件的限制，不宜务农，每年需要用大量的畜产品从内地换回粮食；加之交通不便，困难重重。决定另找一块肥沃的土地发展农业，谋求经济上的自给和独立。遂由西向东转迁，沿草地初到达高坡（*rta mgo P'o*）落脚，又到雷马沟，最后才在现今的卓尼城定居下来。

卓尼土司是藏族土司，据载藏族历史上的第一代国王是聂尺赞普。一国之内国君为大，这样不仅可以说卓尼土司是他的后裔，也可以说所有藏族都是他的后代。这跟炎黄子孙的含意是一样的，并不难解释。然而根据目前藏族历史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和藏文典籍的记载，一般认为聂尺赞普为松赞干布前三十二代王，大约生活在“公元前三百六十年，周显王九年，秦孝公三年，大致与藏史相符。住雅隆云布拉

岗。”^①但是在很多藏文史料中关于松赞干布前三十二代赞普，只是简单的谱系传说，没有时间和事件的具体记载。并且大多数是后世学者根据传说补写而成，直至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可以用来证明这三十二代赞普的史籍。何况在好多历史文献中，如《西藏王统记》记载：“此王最初至拉日绕保之巔，望见亚拉香保雪山之峻高，亚隆壤土之肥美，乃降于赞塘巩马山，为诸牧竖所见，趋前问所从来。王手指虚空。金言：‘此乃自空而降之天子，宜奉为吾辈之王’。遂以颈为座，昇之而归，故称七尺赞保王云”。^②根据这段记载，不去讨论它的史料价值，只去分析它所记载的事件与本文涉及的土司世祖关系的逻辑性，我们认为将卓尼土司的世祖说成是第一代藏王聂尺赞普是无根据的。因为很多文献就聂尺赞普本身也只是草草几笔带过，不交代出于哪个氏族，来自什么地方，是一个神化了的理想中的赞普。而何以得知他的后代如此，如此呢？可以说卓尼土司是聂尺赞普的后裔是后人的牵强附会，并没有任何根据和可供研究的线索。

至于卓尼土司的世祖是藏王尺热巴巾之大臣噶益西达吉的后裔说，在《安多政教史》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公元七世纪——九世纪吐蕃王朝崩溃之前，唐蕃关系时弛时张，象松州、洮州几度沦陷于吐蕃。依《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52条：“公元七〇一年夏，赞普住于‘赛儿霞’，引兵至松州、洮州”。到公元七〇二年“春末，（又）引兵至松州，洮州……是为一年。”同书104条载：“公元七五五年论绮力卜藏，尚·东赞二人攻陷洮州城堡，”后又引劲旅至洮州。

^①《西藏历史年表》段克兴、胡东柱、朱解琳编，西北民院研究室印。

^②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12页，西北民院民研所翻印。

进而洮州、迭州、松州等地长期被吐蕃占领。故在其所占据的地方派大臣征收赋税，施行吐蕃法令是完全有可能的。根据上述历史事实和目前能见到的资料，关于卓尼土司的世祖我们只能追溯到噶尔益西达吉。因为噶氏家族的成员，在赞普“芒松芒赞和都松芒布结年幼期间，独揽吐蕃大权，噶东赞的长子仁钦陵，长期驻守在青海西宁，三子赞普驻守汉藏边界三十多年，直至唃唃起义。”由此看来噶氏家族在安多区聚积的力量是比较雄厚的，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军地事等各个方面。

卓尼土司属下的全体藏族群众的渊源问题，根敦琼培在他的著作《白史》中这样讲：“卓尼巴（卓尼人）等亦有是‘松赞’之军队等传说”。他的这种看法是客观的，也是有道理的。

二、迁居卓尼的原因及时间考证

为了进一步考证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不妨从现实生活中找一点可用作旁证的东西。但这仅仅是一种尝试，困难重重。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去研究，则与整个安多藏族的风俗习惯和对佛教的信仰没有多大的差异，提不出新的问题，难以找到任何一点能说明卓尼藏族来自西藏，土司世祖是藏王大臣的证明资料。经过多年的研究、调查，引起人们兴趣和高度重视的则是这一地区的藏语语音问题。已经注意和发现卓尼（包括迭部、舟曲、临洮）藏语所使用的范围虽属安多藏语方言区，但从其事实存在的语音特点来看则跟康藏方言有很多相同之处。

在语音方面，卓尼藏语中有辅音三十多个，且卷舌音除带有藏文“下加字”（rabtags）的在口语中发卷舌音外，竟出现在藏文书面语[tʃa]、[dʒa][tjra][ʃa][ha]等上面。

复辅音由鼻音和舌尖前音，舌尖中音，舌根音的浊音结合而成。

元音有八个，e和o一般带有韵尾。

一种语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有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据有些语言学专家考证，发现古藏语的塞音，塞擦音和擦音都有清浊对立的特点。在卓尼藏语中除部分浊音存在之外，大

部分则趋于清化或完全清化。其清浊之分，一是沿袭了古代清音，另一类则是由古浊音发展变化而得。浊音清化有一个条件，须在“前加字”〔sŋonftdag〕和“上加字”〔mgo tcan〕的前提下进行。因而大部分藏文字在读音上失去了原来的特征，则基本上发藏文“基字”本身的读音。“前后”加字脱落后用不同的声调显示出来。这样声调在卓尼藏语中显得更为重要。

从语音形式看，卓尼藏语中音素和语音成份蜕变的程度比安多语的夏河、玛曲、碌曲等地较为彻底，相比之下跟“康藏”方言的德格话和拉萨话有其共同的特点。一般清声母均为“低调”，浊声母为“高调”。当藏文字母中的舒声字作“后加字”时，在口语中其声调一般为高平调或高升调。促声字为“后加字”时，一般为“高降”或“曲折”调。并且在此藏语中大部分塞音、塞擦音已清化，在变化的过程中使书面语中的“上下加字”变相脱落，舒声字作“后加字”时，一般出现长元音或鼻化现象。变化后轻微的影响在声调上表现出来。

总之，卫藏（拉萨）、康（德格）、卓尼这三种不同方言区的藏语同是有声调，而且是以声调来区别词义的藏语，它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东西，这又是为什么？我们还应该追溯它形成发展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

卓尼藏族自称为贝〔Pi〕，是〔bod〕的对音，传说来于西藏。也有说是“松赞干布的军队”。但未说明这支军队到来的时间、出处和当时的社会情况。

历史是社会发展的过去。时代的步伐每前进一步，都会给社会留下一定的东西，它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而且它们

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往往是深远的。一个民族的发展也是如此。何况是一个民族的语言。就卓尼藏语方言而言，是以声调区别意义，在声母、韵母等方面很接近康藏方言的特点。这种大致相近的语言带，基本上勾通了历史上所谓的康藏通道。我们在研究其语音规律的同时，从历史的角度似乎能回答它们之间的为什么相近这一问题。

“从我们伟大祖国西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南部，包括陕西西南部，青海东部，向南经过四川西部，西藏东南部到云南西部以及缅甸、印度北部有一条狭长的地带，国内外学者称为民族的‘南北通道’、‘藏卫走廊’。我国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这条走廊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的一个宝贵园地’”。^①

七世纪中叶，随着吐蕃王朝的兴起，松赞干布倡导创制文字，传播佛教，引进中原文化。从而自印度经吐蕃到中原形成了一条文化纽带，这种文化纽带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佛教和文化艺术的互相影响。从宗教方面讲，在“藏卫走廊”上基本形成了信仰统一的情况。唐代的兴盛，不只是唐王朝内部的因素，外因除丝绸之路的中西文化交流之外，还应有藏卫通道上的文化传播。通过这两条渠道使西部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传到中原，促进了唐代社会的繁荣发展。而中原的先进文化对西部的发展同时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所以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找到唐蕃之间的同步现象。那么促进文化发展的主动因素应该是人，他们有僧侣、商人、学者、也有游客。这些人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除了具体的行

^①《西藏研究》八五年三期，91页。